



李氏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5.

臺灣藝專的一則傳奇

生命是有盡的，藝術創造是無限的。我為它困擾半生，滿腦子的想像滿腦子的造形，睜開眼，找不到符合美感的物象，閉目凝思，無窮盡的極美的形象卻不斷顯現。……動筆一畫，又不是那回事。美好形像招引我，待我去捕捉，卻又撲空。多苦惱呀！做一個畫家！

——高一峰自述。

作為一位藝術家，高一峰能夠表現出一種內在的精神意象，筆簡意賅，意境孤淒，成就了他歷久彌新的作品風貌。

1962 年高一峰四十八歲時應聘至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簡稱國立藝專，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美術科任教，這段時期是他來臺後，生活最為安定的一段時間，社會的尊崇也隨之而至。



【本頁圖】

帶著墨鏡的高一峰於自己所畫的駿馬圖前留影。

【左頁圖】

高一峰，〈躍馬〉，1958，水墨、紙，109×48cm。

遷居臺北，任教藝專

1962年9月，國立藝專成立美術科，首任科主任鄭月波，鑒於高一峰水墨藝術的成就，特地聘他前往任教。這是高一峰的藝術讓年輕一輩學生真正認識的一個重要轉折。

知名畫家、文學家的王家誠，當時擔任國立藝專美術科助教，負責高一峰一些日常雜務的協助，成為在這段時期，和高一峰一家接觸最頻繁和親近的人。

王家誠回憶說：

在辦公室或接送教職員的車子上，經常，他沉默著，有時會突兀

【關鍵詞】鄭月波（1907-1991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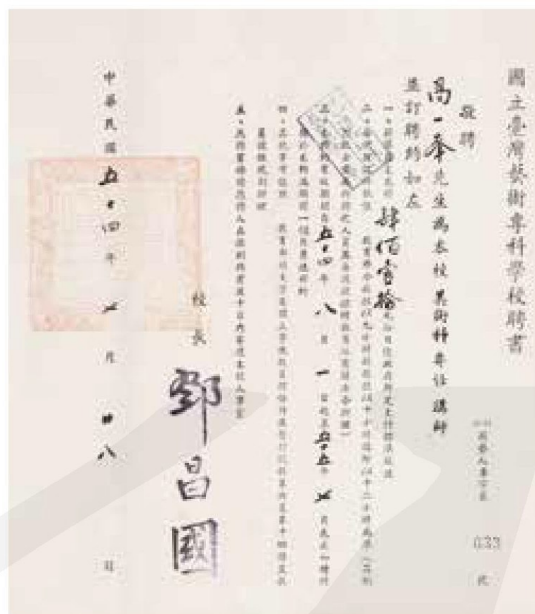
鄭月波，出生於新加坡，1933年在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（今中國美術學院）第1屆畢業生，以文憑第一號畢業。1935年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（今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）圖案系任教。戰後鄭月波到臺灣發展，1952年秋受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黃君璧系主任之聘，任教藝術系，教授圖案畫及素描，晚上並兼夜間部國畫課。他在師範學院教授水墨畫時期以畫馬與貓最多，特別講究立體光影，作品頗具生命感。

1962年鄭月波受聘籌設並擔任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美術科首任科主任，他力邀國內最出色的藝術家任教，當時所聘教師包括：高一峰、傅狷夫、胡克敏、王壯為、楊英風、莫大元等。

1960年鄭月波加入「八朋畫會」，並於1967年遷居美國發展，於卡密爾（Carmel）創設「中華藝苑」，以繪畫為經營主題並教授水墨畫，藉以宣揚中華文化。1970年張大千遷居環華廬「可以居」，與鄭月波為鄰，兩人經常合作共繪。鄭月波1991年逝於加州。他創作的「隔紙畫」與「指畫」頗受好評，表現出中西藝術傳統又新創的畫風。（編按）



鄭月波（右）與黃君璧合影於1956年。



〔左圖〕
高一峰的教師證。

〔右圖〕
1965年，高一峰獲聘為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科教師的聘書。

地問：「你覺得我的畫怎麼樣？」濃重的山西口音使人有點不知所措。但他接著來的一句卻是：「你說好，我不覺得好，畫畫一點意思都沒有；只有白紙才是最美。」

菸一根接著一根吸，糖不斷的吃著；我發現，高一峰的飲食習慣，也大異常人。有時，他用抖動的大手，把學生招到眼前：

「你去！去給我買包香菸！」或託他們買糖，多半忘記拿錢給他們，但他們都樂於為他去買。咧著嘴，他那種把菸、糖拿到手時的感激笑容，很是動人。

1963至1966年間，就讀於國立藝專美術科的知名畫家李義弘，也回憶說：

上課，他準時到達，那是搭上校車的緣故；有時搭上了車，卻不見人影，原來他孤影彳亍到浮洲里的一家西藥房買「檸檬精」，隨買隨吃。女同學，「有錢」（善積蓄），心細。在上課前她們早已買好了花生或花生糖。茶酒有道，菜亦有色，即援此道，每週也就「糖色」不一，頗富變化，未嚐津先出，我想老師吃糖如喝仙醪。如是這般，邊吃邊畫畫稿。每學期的前幾週，老師為認



變形與創作的苦悶

目前，人們醉心於新，認為過去的文化藝術，都似乎無用了，其實，新舊之分，是以時代而言。藝術的內在精神，並未因時代變遷而有所改變，因而古代藝術的價值，亦將永垂不朽。歷史上因臨摹抄襲之風氣盛行，以致形成創作的低落，這只能降格於臨摹的人，與被臨的藝術品的價值是兩回事。

齊白石說：「學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」給學習繪畫的人們指明了一條路：學習其取材於現實生活並敢於創新的精神，則前途有望；如僅去追求形似，則不會有發展，但是，並未絕對地抹煞了臨摹，而是必須持有正確的臨摹方法和態度，此外，更須培養其他足以使你達到創作的條件。

以目前的動物課而言，雖臨摹稿，但一再地告訴你，臨摹是為學習表現的方法，和鍛鍊技巧（由不熟練而至簡練）並非臨摹描寫，同時，~~更鼓勵你~~更鼓勵你學習畫師寫生的精神，從改寫中發掘題材，~~更是要的意義~~

鼓勵你多作寫生，把日常所見，所熟悉的一切事物，藏之於心，

的在最後一段

R2

張素蓉為高一峰準備的上課綱要影本。

識同學而必須點名，我們喜歡他的點名：口一開，卻在五、六秒後，才聽到凝音而出的渾濁微顫的聲音。同學們猴急似的也不期然地跟著張口，等聽清楚了是誰，大家按捺不禁的呵呵一笑！他「唱」起名來，節調平整，音色不佳，音質偏濁，宛如破舊的低音喇叭，卻不減於大家對他的崇敬與親和。這樣活生生的聲音一直使我們緬懷不已！

上課用的畫稿或講解綱要，都是夫人為他準備。有時上課了，站上講臺的高一峰，會帶著一臉困惑的神情，伸手掏摸西裝外套的口袋；而終於一無所得地攤手苦笑，原來夫人為他整理的綱要，不知如何地遺失了！好在言語並不重要，高一峰有的是豐富的造形語彙。

【左頁左圖】

高一峰，〈聖誕紅〉，1960，水墨設色、紙，102×35cm。

【左頁右圖】

高一峰，〈枇杷〉，1963，水墨設色、紙，尺寸未詳。

精簡的形意・創作的原型

上課，看高一峰講解、示範，是一種極大的感動與教育。平常抖動不已的手腳，一旦執筆蘸墨，手就不再抖動，眉宇間詳和而寧靜。王家誠時常為了阻隔太多其他前來旁聽、觀摩、索畫的同學和教職員，而經常觀看高一峰的作畫，他描述：「……行走、駭奔著的健馬，彷彿永遠在回思著的駱駝，扭頭斜視的小雞，沐浴在絲絲垂柳下的水牛……，這時，高一峰的頭腦，恍如一個萬有的世界，事事物物，從筆下源源而出，不急不徐，像一灣溪流似的流洩著。」

經常，他無視於畫紙下的有無墊布，不在乎使用的是拿手的羊毫筆或不是，甚至對同學事先裁好的紙張形式也不計較，橫擺畫橫幅、直擺畫直幅、裁成斗方就畫斗方，動作遲緩中，從容不迫。李義弘說：「畫畫稿通常是水墨教學的一種方式。看他畫馬，我的揣摩差矣！原以為行筆速捷，沒想到竟是從容不迫，遊筆撇捺。而他即筆示範的『畫稿』，不見得是既成習性的自然反射作用，在精簡的形意上可看出他創作的



高一峰的書法作品〈夫子象〉。

高一峰與藝專學生前往動物園寫生時留影。



『原型』。他的畫稿不是初學的基本，不是扎工夫的原料，不是循序漸進的可習性。從師母按『教學進度』且已整理給我們的『小畫稿』已是具有相當完整的作品，有些不署款不鈐印也不覺得缺失；那不是我們蒔蘆依樣就能畫得其意的。僅就『教』與『學』的單向關係上，他的方式是自由的，是齊白石式的——先看後想。因而我們學到的不是浮面的筆墨，而是老師用心於尺幅之間的鍊爐。」

偶爾，為了教學的必要，高一峰也會帶領同學前往圓山動物園寫生、觀察動物的形態。

1963年5月，他將畫作作一整理，選擇其中三十幅，出版《高一峰畫集》，這對學生的學習，顯然提供更便捷的管道，學校也配合畫集的出版，在素描教室為他舉辦了大約一個禮拜的非正式個展。

終曲

任教國立藝專的這段時期，可以說是來臺後，生活最為安定的一段時間，社會的尊崇也隨之而至。然而夫人的病體也在這段時間，持續惡化到無法正常作息的景況。持續多年的日記，停止於1966年的2月21日，只是簡單的幾個字：「精神較佳」（注射H3第三針，服福壽多）。

不到一個月後，這位一生為病痛所苦，卻以極大的耐心照顧同為疾病所苦的藝術家丈夫，共同追求「殘缺的完整」的偉大女性，終於放下殘缺的肉體，回歸靈魂的完整，與世長辭。

夫人的離開，已經註定高一峰餘生的命運，隔年3月，高一峰住進位於花蓮的臺灣省立玉里養護所（今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）。1970年7月，署名高一峰的自述文〈無盡的追求〉，刊登在《藝壇》雜誌，根據高氏當時的精神狀況判斷，這篇文章應是出自好友婁志清的手筆，但相當忠實地反映了高一峰一生藝術追求的理念。兩年之後的1972年年底，在幾乎已經為人完全遺忘的情形下，高一峰因呼吸衰竭，孤獨地病逝於花蓮玉里養護所，享年五十八歲。



《高一峰畫集》題字。